

电影剧本叢書

舍甫琴珂

薩夫欽科著

藝術出版社

电影剧本叢書

电影藝術場譯社編

舍甫琴珂

伊戈尔·薩夫欽科著

鄭雪來譯

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舍甫琴珂

伊戈尔·薩夫欽科著

鄭雪來譯

電影藝術編譯社編

*

藝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八號)

北京東四大街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✱

字數：62千

開本 $31\frac{1}{2} \times 43\frac{1}{2}$ 印張 $3\frac{5}{8}$ 印頁7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5000

定價(7) 0.44元

ИГОРЬ САВЧЕНКО
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

ГОСКИНО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1.

內 容 說 明

舍甫琴珂是偉大的烏克蘭人民詩人和革命民主主義者。這個劇本敘述了舍甫琴珂光輝的戰鬥的一生，說明了他的創作靈感的源泉。當時烏克蘭人民水深火熱的生活激起他的革命義憤，俄羅斯解放運動思潮強烈地影響了他的社會政治見解。他在自己的作品裏以無比的憤怒攻擊沙皇制度和農奴制度，號召人民起來對壓迫者進行鬥爭，他並且參加了地下組織。為此，他被流放，在沙皇軍營裏過了十年艱苦屈辱的生活。流放並沒有摧毀這位詩人革命家，反而更加鍛鍊了他的戰鬥精神。劇本通過對舍甫琴珂與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者的關係的描寫，深刻地反映了烏克蘭人民與俄羅斯人民間的親密的兄弟關係。

……只是那些超越了自己的时代，有幸預見到未來日子的曙光，也有勇气欢迎它的到來的人，才会使我們感到驚奇。

——車尔尼雪夫斯基

1841年。聖彼得堡。远处，在灰濛濛的靜靜的涅瓦河岸上，聳立着彼得保罗要塞。

在冬宮，尼古拉一世听取着憲兵首長的報告。

“鄧金步兵团中尉米哈依尔·萊蒙托夫，今年二十七歲，七月十五日在決鬥中被殺。”

“誰殺的？”

“少校馬尔登諾夫。”

沙皇在大廳裏踱來踱去。

“对步兵部隊下令：把已死的鄧金步兵团中尉萊蒙托夫的名字……从花名册中勾銷。”沙皇放慢了声調。

“京城裏怎麼樣？”

“很太平，陛下。”

“街上要派些兵……要多！”他昂起头來，那双錫样的眼睛閃着寒光。“免得又發生……普希金死後那样的事情。”

“已經採取了必要的措施，陛下。”

擂鼓。

兵士整隊在馬尔索夫廣場上走着，走过米里恩納雅

街，走过大学和藝術学院。这些兵士都留着一个样子的小鬍子，走着一个样子的“鵝步”，隊伍走得四平八穩。

藝術学院門前的人面獅身像旁，站着兩個軍官。其中的一个是莫斯科团禁衛軍准尉尼古拉·莫姆別里。他眼裏充滿着淚水：

“雷列耶夫^①……普希金……波列沙耶夫^②……萊蒙托夫……以後又是誰呢？”

小小的工作室。年輕、快活的舍甫琴珂，手裏拿着調色板。他边唱边画着。略微眯起眼睛，瞧一瞧模特兒——一个穿着烏克蘭服裝的姑娘。他用迅速的滿有把握的幾筆上完了油画的底色。

窗外下着傾盆大雨。电光閃閃。隆隆的雷声令人有時听不見狂風的呼嘯。

舍甫琴珂留神諦听着風雨声和雷声，沉思起來，但他繼續用画筆机械地在画布上画着。

“你休息一会吧，親愛的，”他温存地对那个模特兒說。

① 雷列耶夫（1795—1826），俄國作家，十二月党人。1825年12月起义時被捕，後被絞死於彼得保羅要塞。——譯者

② 波列沙耶夫（1804—1838），俄國詩人。1826年因發表諷刺詩反对農奴制度被判處充軍，後因長期監禁死於肺癆。——譯者

話剛說完，他就很快地走到牆邊，用炭精條在牆上寫起來。他寫着，拭去，又寫着。

……遼闊的第聶伯河在呻吟哭号，

狂怒的風暴在咆哮……

牆上出現了愈來愈多的詩句……

疲憊不堪的模特兒已經睡着了。舍甫琴珂沉浸於自己的思考中。

突然間，房門打開了，他的朋友和同學米哈依洛夫走進房裏來。

“瞧，一切還是老樣子！模特兒都睡着了……”

模特兒半睡半醒地說：

“我沒有睡……我累極了，一整夜都在洗衣服，累極了……”

米哈依洛夫和善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模特兒睡着了，調色板上的油彩也乾了，俄國的林布蘭^①却在牆頭寫詩。”

舍甫琴珂揮着手叫他走開：

“不要妨碍我！”

“哎，塔拉斯，你應該想一想！為什麼把正經的工作放着不做？你有這樣的好老師，偉大的布留洛夫^②！”

① 林布蘭（1609—1669），荷蘭名畫家。——譯者

② 布留洛夫（1799—1852），十九世紀上半期俄國最傑出的畫家。——譯者

可是怎麼樣呢？你啊，不在油畫上下功夫，偏要寫什麼詩，為了這些詩，你可要……”

“腦袋搬家，”舍甫琴珂替他講出來，接着就沉思地繼續說：“是啊，很可能。我自己也奇怪，在這個神聖的學府裏，我却在寫小俄羅斯^①的詩。我雖然看着偉大的布留洛夫的作品，但活在我心頭的，却是盲琴手和勇敢的海達馬克^②。……點綴着小丘的草原伸展在我面前。我的美麗而又貧困的烏克蘭，在我面前顯現出她那無瑕的、憂鬱的美。”

米哈依洛夫低聲說：

“是啊……你的話說得很美，可你寫詩為什麼要用……”

“農民的語言，因為我就是農民。”

“你不是農民。你是藝術家。就是在學院裏，大家都把你叫做俄國的林布蘭。”米哈依洛夫激動地在房裏來回走着。

“這又有什麼！我要是林布蘭，也是農民的林布蘭，和農民的詩人。我的詩也是農民的詩。它不屬於那個沒有憂愁和痛苦的詩的領域——貴族詩的領域。我不願意

① 革命前對烏克蘭的稱呼。——譯者

② 十八世紀在屬波蘭管轄的西烏克蘭，人民紛紛起義，反抗波蘭地主，參加起義的農民和哥薩克人被稱為海達馬克。——譯者

使我的藝術成爲一種麻醉劑。我要把我的那些痛苦的、憤怒的詩送到人民中去，使他們驚醒、激動、憤怒起來。我要讓人民看到真理。”

米哈依洛夫揮一揮手。

“多餘的殘酷。人民這就已經够苦了，他們會因為你的真理，感到更苦。”

“就是要這樣！痛苦會使人民握緊拳頭，磨快刀劍。要讓人民知道，軛固然可以揹着走，但也可以把它丟掉，而且應該把它丟掉。”

門開了，布留洛夫出現在門檻上。

“嘿，還是老樣子，”他揶揄地笑着，走進工作室裏來。

“卡爾·巴甫洛維奇！”舍甫琴珂趕忙過來迎接他。
“見到您真高興，請坐吧……”

布留洛夫坐下。他眯起眼睛，望着畫：

“給我畫筆！這些綢緞應當畫得挺拔些、莊嚴些。瞧，這樣！”

塔拉斯感到驚訝：

“卡爾·巴甫洛維奇，我在這裏想要達到的，不是一般學院派的風格，而是質樸。這些人究竟是從人民中來的……”

“人民歸人民，藝術歸藝術。”

激動不安的莫姆別里走進工作室裏來。

“諸位！……”

舍甫琴珂向他親切地微笑了一下。

“尼古連卡！卡尔·巴甫洛維奇，請讓我介紹一下，
這是我的朋友准尉……”

莫姆別里打斷了他的話：

“諸位！……萊蒙托夫被殺了……”

全都呆住了。舍甫琴珂沉重地坐到椅子上，用手掩住臉。布留洛夫的畫筆掉下來了。

“誰殺的？”

莫姆別里聳一聳肩：

“不知道。又是什麼……丹特士^①。”

米哈依洛夫哭了起來。

布留洛夫在房裏踱來踱去，他在寫着詩的牆邊停下來：

“詩！又是詩！你還是把時間浪費在寫詩上。為什麼要寫詩呢？詩人的命運中有什麼在誘惑着你呢？普希金說過：‘詩人是這個世界上多餘的居住者。’我不知道為什麼……可是幾乎所有的詩人……偉大的普希金，格里包耶多夫，萊蒙托夫……”

莫姆別里接下去說：

① 丹特士（1812—1895）出生於法國。在法國布朋王朝被顛覆後，來到俄羅斯，任職禁衛騎兵團。1837年，在決鬥中將普希金殺害。——譯者

“雷列耶夫，波列沙耶夫——全是……！我知道為什麼！”

布留洛夫揮着手不讓他說下去：

“你什麼也不知道！”

他走到舍甫琴珂跟前：

“我不希望你寫詩，聽見嗎？你對我不只是學生。我們讓你得到自由並不是為了……”

莫姆別里聳聳肩膀：

“自由！……當彼得保羅要塞的陰影^①還投在全俄國土地上的時候，聽到這個字眼真叫人痛心。”

布留洛夫嚴厲地望着莫姆別里：

“我們是在談詩。”

舍甫琴珂抬起頭來：

“是的，談詩。你們記得1837年1月嗎？丹特士的子彈打死了我們的普希金。我和莫克里茨基在他的寓所裏……畫下了他的遺像。那時候靜極了，靜極了。就在那寂靜的時刻裏，詩第一次在我的心靈深處震盪起來。”

莫姆別里沉思地說：

“雷列耶夫，普希金，波列沙耶夫，萊蒙托夫，……以後又是誰呢？”

① 當時彼得保羅要塞監禁着大批政治犯，它成為沙皇專制制度的象徵。——譯者

舍甫琴珂握緊拳頭：

“真是難受，都快悶死啦。趕快！趕快從學院畢業，到烏克蘭去……到我的烏克蘭去！遠遠離開這些巍巍的宮殿，華麗的教堂，彼得保羅要塞的秘密監獄。”

舍甫琴珂日夜工作着。他以極快的速度畫完“吉卜賽女子”。

這幅畫已經和藝術學院別的學生的作品掛在一起了。大廳裏擠滿了學生。他們站在各人自己的畫旁邊，激動地等待着評定。

舍甫琴珂對米哈依洛夫說：

“你瞧，就像鬼魂般在哈倫^①的渡口徘徊。”

大廳裏出現了布留洛夫。和他在一起的是一個矮個子，胖得圓滾滾，卻又顯得非常靈巧活潑的人。那雙智慧的溫和的灰眼睛射出善良的光輝，立刻吸引了人們對他的注意。布留洛夫被學生們包圍住了，他直揮手：

“什麼都還不知道咧，諸位，過一會我們就要來評定的。忍耐一下，諸位，忍耐一下！”

布留洛夫從舍甫琴珂的畫旁邊走過的時候，對他的同伴說：

“您瞧，米哈依爾·謝緬諾維奇，那就是他的作品，

① 古希臘神話中的擺渡老人，他用划子把死人靈魂運過地獄的河，運到死人的王國。——譯者

他自己也在那兒。你過來，塔拉斯。來認識一下，這是米哈依爾·謝緬諾維奇·史遷普金^①。”

史遷普金微笑地望着這個年輕的畫家。

鈴聲。學生們趕忙離開大廳。教授們開始了對展覽品的“巡禮”。

史遷普金和塔拉斯在學院的寒冷的前廳裏談話。這位偉大的演員注視着自己年輕的交談者。

“你就是這個樣子呀。”

“是的，就是這個樣子，”塔拉斯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小伙子，今年幾歲啦？”

“二十七。”

“你得到自由有多久了？”

“三年。我的老師布留洛夫畫了瓦西里·安德烈維奇·茹科夫斯基^②的画像。後來這幅画像用抽獎辦法拿去賣了。賣的錢交給我的地主恩格爾哈特。他把我作價兩千五百盧布。”

史遷普金苦笑了一下：

“他後來也許就會抓起頭髮來，後悔賣得太賤了。我的那個地主可要狡猾得多。我都已經三十出頭了，還得

① 史遷普金（1788—1863），俄羅斯現實主義演劇的奠基者，本是農奴的兒子，三十三歲時才贖得自由。——譯者

② 茹科夫斯基（1783—1852），俄國詩人。——譯者

天天担心我和我的一家子会不会像馬或狗那样給賣出去。”

布留洛夫出現了：

“請各位畢業生到會議廳裏來。”

他走到塔拉斯跟前：

“塔拉斯，祝賀你得到了銀質獎章！”

晚間。朋友們圍坐在舍甫琴珂工作室裏的一張粗陋的書桌旁。斯捷莎在桌边忙着預備晚餐。米哈依洛夫也坐在这裏。史遷普金和布留洛夫到了。

史遷普金走近舍甫琴珂，把手伸給他，說：

“小伙子，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你的‘琴手’。它一到我手裏，就把我給迷住了。”

接着，他好像是在繼續着自己的談話似的，並不提高声音，就背起詩來：

我的思想，我的思想，

思想啊，痛苦伴着你！

為什麼你在紙上

和憂鬱同在一起？……

已經把香檳酒瓶子打開的布留洛夫怔住了。斯捷莎停下來。塔拉斯像着了魔似的望着这位偉大的演員。

……無边無际的田野。風追逐着麥浪。

十字路口停着牛車隊。琴手撫琴歌唱。痛苦的淚水
從他那看不見天日的眼睛裏流出來。風吹動着他斑白的
頭髮……

為什麼風沒有把你吹散，
像荒漠上的沙土？
為什麼痛苦沒有使你睡熟，
像無憂無慮的孩子？

又是舍甫琴珂的工作室。史遷普金唸到詩的最後幾
句：

祝福他們吧，我的祖國，
我的烏克蘭，
祝福我那些愚蠢的孩子，
就像祝福你自己的兒子。

布留洛夫的視線從史遷普金身上轉移到舍甫琴珂身
上來。

“這是你的詩嗎，塔拉斯？”

“我的。”

“您真是個魔法師，米哈依爾·謝緬諾維奇，我以
前還不知道它是這樣的，”布留洛夫對史遷普金說。

塔拉斯十分感激地望着這位偉大的演員：

“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它會是這樣的。”

史遷普金摸了一下他柔軟的頭髮：